

責任編輯：張旭健

副刊

看善本找樓盤

翠神 伍淑賢

文化人在他報專欄開，此刻在中央圖書館舉行的「國家圖書館善本特展」，真有人去嗎？為甚麼去看？真巧，我那天剛去了，不是因為看得懂或是有興趣，而是我每天都經過中央圖書館，都納罕為何這陣子玻璃大門總是封著一層黃膠紙，是閉了館做工程嗎？還是搞裝置藝術？終於有一天好奇推門進去，原來是這麼一個善本展！

從圖左開始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太古山房、食蔗居，可供太古城一帶發展商考慮。往南是麗正門，然後層層推進，來到瀟灑散館、避暑山莊、四知書房、煙波致爽、綏成殿等。這些名字，絕不比九龍站凱旋門遜色，且一洗洋媚媚俗氣。當然，甚麼書房甚麼殿都不好入樓盤名，不過可參現正熱賣中的御溝、凱溝或御金、國峰，來一個煙波，如意（取自圖中的如意湖，或者金蓮、碧峰）將圖中的金蓮映日與碧峰混合。如果嫌這些太煙煙雨雨，欠了黃金、巴黎、法國南部的名氣，如坦坦蕩蕩、有真意軒、虹飲練、無暑清涼等，保證引起話題，再加插些歐洲貴氣點子，也可闖出一條血路。

心靈捕手

琴台聚 黃仲鳴

讀小學二三年時，體罰極為流行。欠交、遲交功課，籐條打手板；上堂與鄰座竊竊私語，出來！打手板；壞學生給好學生告狀，不理是非黑白，出來！打手板。那位姓劉的女教師，她的樣貌，我怎也忘不了。她每次踏進教室，腰間總夾著一根籐條，令一班「壞學生」心驚膽顫。

日前，在深刊書肆看到一部《電影療傷心理學》。眼睛頓時放光，這書應由我寫，怎麼會由韓國的金俊基一翻，禁不住笑了。這不但是以電影來療傷心病人，而是分析一些電影的內容，如何去醫治有心理障礙的病人。也好，買了吧，是季成的中譯本，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，二〇一一年九月初版。

一個寧靜聖誕夜

海闊天 蘇狄嘉

二〇一一年聖誕日離港，為的是再訪日本東北，重尋雪中溫泉。自三二一地震海嘯發生，不理親人友好勸阻，雖已多次旅遊日本，但還是避開東北，不是怕受災影響，而是怕看到這個我最鍾愛的日本區份，滿目瘡痍！

乳頭溫泉鄉共有七所溫泉旅館，鶴之湯是隱藏在深山秘湯，歷史悠久，是日本本土泡湯客的摯愛。旅館環境山水秀不在話下，旅客本身是歷史，一座座房舍，一棵樹木，都有悠長、清晰淵源，沿步其中，彷彿見到日本幕府時代武士的影子。難得的是，建築物據說近乎原貌，小部分修葺，絕無近代仿古加建。

「心靈捕手」。他不僅僅是韓國著名的心理學、精神病學專家，是正牌的「心靈捕手」。他不僅僅是韓國著名的心理學、精神病學專家，是正牌的「心靈捕手」。他不僅僅是韓國著名的心理學、精神病學專家，是正牌的「心靈捕手」。



電影，不僅可娛樂，還是可療傷之藥。作者提供圖片。

向左睡，向右睡

向左睡，還是向右睡？這是一個問題。雖然不如哈姆雷特的「生存，還是死亡」來得尖銳，卻一樣令人糾結。一直糾結在我心底深處的這個與睡向有關的問題，起始於十多年前的一件陳年舊事。

但是，她的委屈顯然不僅僅在此，有更深重的委屈鬱積在心裡。就是她其實很想，很想這個青年才俊，也很想這兩張大支票。她都很想要。但是，她卻不能。這個漫長的春夜裡，她其實很希望那個青年才俊來敲門。可是，他沒有。但是，如果他真的來敲門，她就會接納他嗎，她其實也知道她自己不會。

近水樓台先得月

香港，香港本身在支持國際化現代化，支持祖國邁向國際化提升國際綜合國力、軟實力等等起著一定作用，可以說，內地與香港之間互為因果，相互支持，共榮共贏。

未召開的「滬港經貿合作會議」簽署四項合作協議，冀同分金融大蛋糕。一直以來香港與廣東、香港與上海關係密切，角，或許是地緣、人緣關係，香港與廣東的合作來得更為密切。

小人物的反抗和堅持

音樂會恢復的重大關鍵是群眾，我們在現實中卻無法對群眾寄以厚望，更不相信群眾會有向上的動機，但事情的發生、事物的改變，仍要有群眾的選擇，我們對群眾失望，又無殘留的幻想。

看過《天與地》結局後，再次加深我對劇的認同，特別是劇中音樂會一節，該音樂會早已被電台高層行政指令取消，在結局高潮中，卻因群眾的期待和聚集而得以恢復。

參觀新立法會

吳康民

承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的邀請，日前曾去參觀新的立法會會所。新的立法會場地甚廣，美輪美奐。讓我想到全國人大的北京大會堂。我在全國人大擔任代表三十三年，進出北京人民大會堂過百次，深感這個會堂的位置狹窄和設備簡陋，與全國經濟起飛毫不相稱。

思旋天地

曾蔭權特首往上海出席已久未召開的「滬港經貿合作會議」簽署四項合作協議，冀同分金融大蛋糕。

詩幻留形

再次加深我對劇的認同，特別是劇中音樂會一節，該音樂會早已被電台高層行政指令取消，在結局高潮中，卻因群眾的期待和聚集而得以恢復。

生活語錄

我在人大的日子，唯一的改善就是表決時從舉手到改為按電鈕計票。本來，早在彭真當委員長時，就計劃興建新的會堂，地點就是現在豪華的歌劇院。但不知甚麼原因，計劃長期未能實現。倒是歌劇院很快便興建起來了。

思旋

最後擔任全國人大代表十年，因為身為主席團委員，主席台上的位置就比一般代表的位置寬闊一些。但也不比香港立法會的議員寬闊。